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八輯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八輯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八輯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印行

全一冊 基價 精裝 新台幣 伍元伍角
平裝 新台幣 肆元捌角

編輯者 宋 史 座 談 會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郵政第12號信箱

出版者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者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地址：台灣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號

經銷處 台灣 書店

地址：台灣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號

香港經銷處 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亞皆老街一一一號

代序

宋史座談會是國內史學界有志於宋遼金元史研究的朋友的志同道合的組織，現有會員四十多人。迄至民國六十一年底，曾舉行座談會五十六次。座談會向由趙鐵寒教授主持。趙先生因健康關係，請辭主持人，自六十一年年初起改推宋晞教授繼續主持。

本座談會設有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由方豪、趙鐵寒、宋晞、王德毅與石文濟等五人所組成，自民國四十七年六月開始，迄至六十一年止，與教育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合作先後出版「宋史研究集」六輯。發行以來，頗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代表人原為趙鐵寒教授，自六十一年初亦改由宋晞教授擔任。現繼續與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合作編印第七、八兩輯。

第八輯共收論文十八篇，都四十六萬言，承國內及旅居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學者賜稿，付印前夕，略述編輯經過如右。

宋史座談會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宋史研究集 第八輯 目錄

代序

黃東發學述

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

遼太宗的中原經營與石晉興亡

宋代相權形成之分析

宋代佛教對旅遊之貢獻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下)

自宋至明政府歲出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

熙寧變法叢考

宋朝的刑書

宋代戶等考

宋代和買絹之研究

宋代茶書考略

宋代太學發展的五個重要階段

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

錢

穆

一

陳芳明

二九

王吉林

五五

林天蔚

一四一

方天豪

一七一

金中樞

二〇七

全漢昇

二七九

林瑞翰

三〇一

徐道鄰遺著

三一三

宋晞

三四七

趙雅書

三五七

程光裕

四一五

朱重聖

四四五

翁同文

四八七

目

錄

一

五代迄宋初沙州歸義軍節度使領州沿革考略·····	蘇瑩輝·····	四九七
徐夢莘年表·····	王德毅·····	五〇五
蒙古帝國時代對土番的經略·····	札奇斯欽·····	五三三
宋元以來湖南東南的徭區·····	李榮村·····	五七五

宋史研究集 第八輯

黃東發學述

錢 穆

少時讀顧亭林日知錄，即知黃震東發其人而好之。及讀全謝山宋元學案稱引黃氏語益多，益增想慕。然其書日鈔頗難得，中歲遊北平，始獲一部，方別有撰作，未暇細加攷誦。年來草爲朱子新學案，稱引黃氏語亦僅據謝山。及學案成書，始抽暇通體玩誦日鈔，復稍撫其一二條增入學案。竊謂後儒治朱學，能深得朱子奧旨者，殆莫踰於黃氏。爰草斯篇，以見梗概，並以補謝山所未及。

謂黃氏深得朱學奧旨者，在其學博而能醇。日鈔分類百卷，今行者九十七卷，經類三十一卷。諸儒書兩宋二十家共十三卷。諸子類自家語孔氏書以下凡五十一家五卷，史類自史記下迄兩宋，正雜史凡十五種九卷。文集韓柳歐蘇曾王涪翁浮溪石湖水心共十家十卷。合共六十八卷。可見其生平讀書治學之廣大，其外二十九卷則爲其文集。

東發以一理學大儒，觀其日鈔，經史子集罔不搜羅，可謂繁夥矣，然獨無語錄，此爲理學家一異。其研精文史，用力之勤，可謂理學家中之又一異。蓋東發之學，尊崇朱子，其學博，即承朱子之教而來，然於朱子成說亦時有糾正，不踳踳姝姝務墨守，此則尤值重視。朱子論學極尊二程，亦時於二程有糾正。東發之能糾正朱子，乃正見其善學也。

日鈔引黃勉齋書，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東發亦自言，終身讀論語，古今一晦菴。日鈔

讀論語只一卷，著墨無多，而曰餘則盡在集註矣。此其崇奉朱子集註之意可見。然此一卷中，即多糾正語。如有子孝弟章，日鈔曰：

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爲支離。程子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晦菴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爲婉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

又曰：

孔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孝爲仁之本，理脈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禮智爲四端，他日又嘗說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程氏言性中那有孝弟來，朱子亦謂其是一險語，然朱子註此章，實未能擺脫程氏語之纏縛。東發引朱子他處語，惜其未收置集註中，實是本朱語糾程氏。而謂程氏乃以孟子說釋有子，又別引孟子說以見程說之無當。辨析精確，是誠深有得於朱子之讀書法者。厥後至於晚明，程氏性中曷嘗有孝弟來一語，備受詬病。惜乎朱子未能矯正在前，而東發則固已糾之矣。至其不取象山說，則可無待深論。

又曾子三省章，日鈔曰：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使晦菴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

東發謂孔門無專用心於內之學，其說亦本朱子。朱子又謂自謝上蔡一轉而爲張無垢，再轉而爲陸象山。然集註此章，終自並收尹謝兩家之說，東發加以糾彈，可謂的切之至。

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日鈔曰：

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

又曰：

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不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論語與點一歎，程子識其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集註爲程氏此番話束縛，雖前後屢變其說，而終未能痛快扶破程氏之樊籠。後惟東發爲能指出論語此章本旨，而咎程氏形容之過。然循此以

下，直迄晚明，與點一歎，終自爲理學家所樂道，而又張皇之不已。明道曾點堯舜氣象之意，乃與宋明理學相終始，是誠大可詫惜也。

又性相近章，日鈔曰：

性者，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考之當今，上採之聖賢，下察之庶衆，無一不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夫子言性相近，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及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

又曰：

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判辨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亦宋明理學家一大事。陸王學者少言性，程朱學者則鮮不言性，而所辨，實亦無逃於如東發所指陳。惜乎此風扇蕩，終難聚返。直至晚明，顧林亭始力言論語不言性與天命，而陸桴亭著思辨錄，其論性大旨，乃一如東發，引孔子性相近之語以上駕乎孟子道性善之上。東發亭林桴亭三人，皆善學朱子，朱子本人翻此窠臼未盡，至三人始逐步翻出，可見學術風氣變之有漸而不易。而欲尋求朱子學之流衍，則必於此三人者，乃可得其眞血脈眞傳統所在，此難確指，貴於心知其意者之能微窺而見也。

又讀尙書舜典人心惟危一章，日鈔曰：

近世喜言心學，捨此章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作書傳，嘗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並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愚案：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爲此遁辭，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

。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僧書其所見如此。

傳心之說，朱子已先二陸鵝湖寺詩言之。東發一意尊朱，文集班班可考，東發寧有不知。惟蔡沈書集傳序單拈心學以爲發揮，實失師門宗旨，而所謂虞書十六字傳心訣者，乃直至晚明，猶噪傳不輟，貽害學術界非淺鮮。東發之辨，不僅以辨陸王，亦所以辨程朱，可謂卓絕而特出，惜乎瞭此義者之終渺其人也。

朱子詩集傳不采詩序，日鈔論之曰：

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菴之詩傳者。學者當以晦菴詩傳爲主，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此論可懸爲後人治詩一方針，惜乎清儒不勝其門戶之私見，必欲盡返之於毛傳鄭箋以爲快。獵奇觀異者，復旁搜於齊魯韓三家，使詩學重困於叢榛宿莽中，不能復出，亦可慨也。

朱子治易，兼取伊川康節，東發則深以爲不然。日鈔曰：

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又別求易於辭之外。晦菴朱先

生作易本義易啓蒙，乃兼二說。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考之經傳無有不合。易至晦菴，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儼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躋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也。

東發不阿守朱子一家言，觀此處更可見。

日鈔又言之，曰：

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字爲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而實皆追復古始之正說。乍見駭然，熟輒心靡。卓識雄辨，萬古莫儔。

其推崇朱子，洵可謂更莫有加矣。抑其融會義理考據而一視之，絕不存芥蒂於胸中，此層更值重視。若使此下學術界，能沿此蹊徑，續此軌轍，則何來有漢宋之門戶。

東發治學，既一本朱子，其於羣經大義，幾乎一依朱子爲從違。偶有矯挽，皆其犖犖大者，已略引如上。故日鈔於讀論孟詩書周易，皆各得一卷，因朱子皆有成書，不煩多立論也。日鈔讀春秋凡七卷，讀戴禮凡十六卷，論議較多，則因朱子於此，未有成書，並亦較少闡說也。日鈔於讀本朝諸儒理學書，朱子外極推濂溪，謂：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蛻塵泥而鵬運青冥哉。

然其論尋孔顏樂處一節乃曰：

顏子之樂，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源，道德之至尊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玉者也。夫然，故吟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不見大國足民，小國爲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爲滯累耳。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又顯著若此。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造詣，學者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處，實吾心固有。天地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此辨義旨深微。尋孔顏樂處，乃是濂溪傳授二程理學大血脈所在，顧後來程謝特提曾點，則顯與濂溪所舉孔顏樂處道路有歧，此一也。濂溪爲學，窮極造化，曾與二程極論天地所安，二程於此方面不多傳述，微朱子，則太極一圖之精奧闢深，將使後世莫能明，然所謂孔顏樂處則殊不在此。日鈔援據通書，加以發明，此二也。至於造化陰陽，東發似少詳究，象山貽書朱子，極論太極圖，東發是朱非陸，如此而止。論性則寧從論語，論易則頗不喜康節，其讀朱子語類，則曰：

讀朱子語類，如仰觀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辭。然嘗詳之，夫子作六經，後來者溺於詁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此無他，凡近者猶可進而至於高明，一流於高空，則恐無復可返之期，誤人未央也。今朱子解剝濂溪之圖象，哀列二程之遺書，以

明道學之正傳者如此。窮極釋氏之作用是性，辨詰諸老之流入禪學，以明其徒之似是而非者如彼。使道學之源不差，而夫子之道復明，此其有功於天下萬世，較之施於用世者，撥亂反正，豈足喻勞烈之萬一哉。

此乃東發自己學術立場所在，切近人事，不落高空，凡讀日鈔，胥當注意此一分辨也。

東發討論北宋理學諸儒，尤所辨析入細者，乃在分別指出二程與朱子之有相歧處，此層從來未經注意，加以剖說。夫謂朱子學本二程，此固無可疑者。然若謂朱子於傳述二程外更無建樹，則何貴於程門諸大弟子外，更多生一朱子。抑且朱學即程學，朱子僅是程門一傳人，則述朱即所以述程，闢程不煩復闢朱。朱子在宋代理學中之地位，究如何乎。後人稱述理學，必程朱駢舉，又必朱陸對立。然朱子年事學歷，先於二陸。鵲湖之會，已在朱子成學之後。朱子不爲反陸而有學也。故僅以朱陸異同一觀點衡量朱子，則決不足以包舉朱子爲學之大全。而且二陸之學，雖曰自成於門庭之內，兄弟之間，然豈絕無所聞見濡染於時賢，而果謂其巍然拔起於孟孔以後千五百年羣所不傳而已有獨得之祕乎。二陸之學亦時復有得於程門，惟象山喜明道不喜伊川，然豈明道伊川伯仲之間，亦猶如象山與晦菴之相水火乎。若謂象山亦上承明道，則又當置朱子於何地。惜乎後之治理學者，必曰程朱陸王，而治經學者，又必分漢學宋學，惟求門戶之明顯，不貴道術之會通，既爲風氣所限，亦是識解有蔽，故相率陷此樊囿，莫能脫出。惟東發於此，乃益見其卓犖之孤識，爲前後諸儒所莫逮也。

日鈔有曰：

自孔孟歿，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迨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溪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濂溪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諸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弟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嗚呼危哉。故二程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後人言朱學，率多注重於其辨象山，少能注重及其所加於程門之挽救。東發此條，言簡而切，語簡而摯，苟非深入兩宋理學閭奧，能真有得於朱子論學之淵旨者，則鮮能道及於此。

日鈔又曰：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奧旨，特散見於門人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爲近思錄，然朱子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考其所編之全書，乃稱伊川自謂，惟李籲得其意，故以爲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謹乎。

此處卽本朱子意，謂讀二程遺書不可以不謹。此下遂歷舉遺書多條，而曰：

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黠者，借佛氏之

名，售莊列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熟於其間而不自知。聞程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於彼。程門高弟，才莫過於謝顯道。其所錄程說之可疑，亦莫多於謝顯道。第一條所錄，以鳶飛魚躍爲活潑潑，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脈，第三條言觀雞雛，而皆指以爲仁。切脈觀雞，殆於機觸神悟。求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爲仁之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處壞了人，何其與毋友不如己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爲儘好，謂老氏谷神不死一章爲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楊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錄之真。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

東發固謂濂洛之言，亦有孔孟所未發，然要當不越於孔孟。治二程之學者，既惟有窺之於遺書，而遺書中所言，乃於孔孟有合有異。二程自言所學，既不欲與孔孟樹異，則遺書中凡異孔孟之言，其當爲門人之誤記可知。此一大辨論，實亦發自朱子，惟朱子所辨猶未盡，東發繼之，此誠爲治理學治程朱學者一絕大當究心之問題，惜乎東發以外，鮮有人能具此識解，僅知辨程朱與陸王，不知於程朱間亦當有辨也。

日鈔卷九十一，有跋尹和靖家傳一文，謂：

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菴集程錄，反有疑於和靖，而學者多從晦菴。余嘗謂晦翁哀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錄中門人竊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哉。